

第二届集美·阿尔勒“影像策展人奖”获奖展览

新生还者

策展人：王姝曼

艺术家：哈伦·法罗基、洪子健、贾兹明·洛佩兹、小泉明郎、安娜·曼迪耶塔、阮纯诗、莫萨、唐潮

展期：2023.05.20 — 07.02（周一闭馆）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 155 号 A

联合主办：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、香奈儿

特别协办：法国阿尔勒摄影节

展览始于一段迫于居家的生活与阅读经验，在很多个瞬间里——现实时间和阅读时间在意识里出现了明显的偏差，现实时间变得荒诞而不可理解，好像只有在阅读的片刻才能短暂地感受到“时间”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消退的远不仅是我对时间的感知力，更多的是对现实意义曾经自以为的判断与信任。

展览“新生还者”将以影像为展示媒介与研究对象，思考当代创伤记忆如何在影像系统的运作中被记录、制造、修改、并建构出新的意义。部分创伤理论学者认同弗氏（Sigmund Freud）将创伤再现的过程隐喻为水晶的一次破裂——水晶往往是在连续、重复且预设的裂缝断层中最终破碎。以此，创伤也总是在二次或连续出现的冲击中被唤醒从而形成真正的伤口。¹然而，更新阶段的创伤理论则在试图破除——现在的创伤和过往的性创伤²之间的连接必要性。比如凯瑟琳·马拉布（Cathrine Malabou）在其 2012 年的书作中就曾以脑损伤为例，明确地指出创伤的首次出现便已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，它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立即摧毁了主体的同一性。³她曾如是描述：“创伤指定了某一种震惊，它的力量直接打开并刺穿了保护的心理屏障。”⁴

这股冲击力循迹着创伤理论走向普遍化，着床于今日我们所面对的混合现实——

¹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，“第三十二讲——心理人格的剖析（1933[1932]）”，摘自《精神分析引论讲座》（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），James Strachey 等编译，明尼阿波利斯：W. W. 诺顿公司，1990 年，第 59 页。

² “性创伤”援引于弗洛伊德的表述。弗氏认为，所有歇斯底里的症状都是由童年时期的“性虐待或性骚扰”留下的无意识记忆所引起的。

³ 凯瑟琳·马拉布和史蒂文·米勒：《新伤者：从神经官能症到脑损伤》，纽约：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18 页。

⁴ 同上，第 6 页。

一灾难、暴力、冲突等人为创伤事件被自然地掩饰、篡改与捏造，并成为了新常态下的固有结构。或许就像马拉布所说：“今日的创伤是自然灾害被政治化，社会政治灾难被自然化。”⁵不同类型与来源的创伤事件经由影像系统的生产与传播，抵临个体的潜意识层并弥散出新的创伤经验。此时的“新”对应着一种不可识别的状态，就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始终未能找到现有的抗体（和 T 细胞）以识别及应对新病毒的出现。以此，展览将记录下外露的伤口，再而转向于伤口在自然和技术双重时间下的溃烂过程，最终将观看者引向不同的受创主体，从而提出有关存有论向度的问题：在此之中，主体是否得以生还，如果是，它正以何种形态存在着？

齐泽克在“活死人”立论的后半部分提及——21 世纪仍旧是活死人的世纪，此时的“活死人”概念已不再专指纳粹集中营里的战俘，它俨然成为当代各种全球化创伤形式之下的复合形象。21 世纪 10 年代的最后一日，人们在世界各地倒数着新年代的到来，然而同新年代共同抵临的还有这个世纪，甚至人类现代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，它携带着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多重危机在具象的生命体上试验着重启与暂停的无限循环。在此之下所催生的创伤经历或再难借鉴历史阶段中的单一创伤经验（如灾难、战争、疾病），它更像是一种复合创伤，一种始于偶然的、无法预期的意外冲击，并将长期蛰伏于当下人类的生命周期内。以此，展览“新生还者”将穿越现在和历史时刻去见证——创伤外露、恶化及使主体生还这一完整过程，并在展览最后借由倒带播放的影像向观看者设下伏笔：如果可以返身进入展览，我们是否得以重新观看这些创伤现场及其历史。

节选自策展人文

⁵ 同上，第 156 页。